



上海滩大亨

——虞洽卿野史

春风文艺出版社

上海滩大亨

——虞洽卿野史

汪卫兴 编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一九九一·沈阳

上海滩大亨
Shanghai tan Daheng
汪卫兴 编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103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朝阳新华印刷厂分厂印刷

字数:260,000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3

1991年8月第1版 1991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568

责任编辑:任 宁 责任校对:马寄萍

封面设计:于晨滨

ISBN 7-5313-0540-2/I·508 定价:5.50元

内容提要

亨大张特

这是一部试图开掘旧中国买办资本家心灵的探索性纪实小说。

上海滩显赫一时的大买办虞洽卿的一生，是一部令人深思的漫长历险。他——宁波农村龙山乡的放牛娃，来到上海滩这个世界冒险家的乐园，这里正处于狂热而邪恶的年代，人们在乱地翻腾着所有隐伏着的恶魔，每个人都被章鱼的触角所裹胁，这里将他造就成有侠义心肠、又有恶魔行动的混杂畸变人物。他学会囤积居奇、欺行霸市、哄抬物价、低价买进、高价转手，买空卖空、掉包坑骗等商界伎俩。他为了当洋行买办，决心豁出脑袋，但却把同坐一辆车的他叔母转手卖给了清廷大员，使叔父转瞬失去娇妻，顿足捶胸。他终于跻身梦寐以求的洋买办行列。他为洋人服务却又与低下工人团结与洋人斗争，开办民族企业、开办中国第一家银行、开办三北轮船公司、修筑公路……他赞助辛亥革命，在“五卅”运动中参加过“三罢”斗争。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同中国所有的民族资产阶级一样遭到沉重打击，衰落下去。

这部作品具有纪实小说的严肃性与可读性，通过虞洽卿的野史，鞭辟入里地剖析了动乱的年代与动乱的人生。从清末到抗战，大开大阖的历史背景、大起大落的政治风云、大喜大悲的人物命运，在起伏跌宕的故事情节中读者可以看到虞洽卿生涯的起落沉浮，暴风疾雨及半明半暗的心态，它确实为旧上海人物长廊塑造了一个入木三分的活生生的肖像。

题 记

旧中国上海滩有一条柏油马路叫虞洽卿路，南端临苏州河桥，中段跨连南京路、静安路，是当时十里洋场最繁华的商业中心。宁波旅沪同乡会和跑马厅则位列马路两侧。虞氏和这条马路一样跨越了两个世纪，经历了中国从封建主义经济进展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的主要历程。虞氏小名阿德，出身低微，从宁波龙山乡一个农村看牛穷小子，摇身变成威震上海滩的百万富翁、大亨和一代闻人，成为与黑社会结盟的上海总商会会长，成为蒋介石的干爹，煊赫可见一斑。这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特定的历史环境，造成了这个奇特而复杂的历史人物。从他的一生经历中，反映了旧中国买办人物如何兴起，帝国主义如何横行，下层群众如何团结和爱国爱乡，民族资本家如何在坎坷道路上挣扎、发展……这页已经翻过去的历史，也是不应该忘记的。但愿这种尔虞我诈的历史不再改头换面在中国大地上重演。

回 目

第一章	看牛娃初露锋芒	I
第二章	当买办敢冒风险	19
第三章	巧使手腕逢凶化吉	41
第四章	节外生枝多管闲事	60
第五章	做媒说情相见恨晚	81
第六章	洋人逞凶命妇遭殃	105
第七章	大闹公堂洋人出丑	126
第八章	生死决斗侠士签约	145
第九章	反满清倾囊相助	166
第十章	易帜换主初识干爹	188
第十一章	救介石放虎归山	209
第十二章	掉包妙计化险为夷	228
第十三章	贪银钱种下祸根	247
第十四章	黑吃黑阿德救麻子	268
第十五章	弹冠相庆流氓称功臣	287
第十六章	恩将仇报火烧妓院	309
第十七章	真假阿德难逃枪击	328

第十八章 遭绑架黑手是谁.....	350
第十九章 蒋介石断案张冠李戴.....	370
第二十章 绝处逢生又遇故人.....	389

第一章 看牛娃初露锋芒

一八八一年光绪皇帝坐龙廷，慈禧太后操大权，外国洋人在上海滩横行作恶。

那年的春天，阴雨连绵，寒气袭人，十五岁的虞洽卿放下手中的看牛鞭子，踏着泥泞的小路向船坞走去。

小小的乌篷船紧挨船坞。

尚未发育，显得矮小的虞洽卿噙着两泡泪水踏上船坞的跳板，一步三回头，象蜗牛爬行一样正朝船头走去。他突然转身冲下跳板，扑向站在船坞上流泪的矮小女人，女人张开双臂抱住了他：“阿德，妈舍不得你去！”

“妈，孩儿不去上海。”

母子俩抱头痛哭。

一个身穿马褂、头戴瓜皮帽的男人分开母子俩，面对女人恶声恶气说：“嫂子，你舍不得就别让他走。”

矮小女人抹着泪，“庆尧叔，阿德还小，才十五岁。”她抱住儿子的头，为他揩泪。

“妈，我不离开你，侍候你一辈子。”虞洽卿扑通跪地恳求。

“起来，乖孩子。”矮小女人拉起儿子，泪如雨下。她好命苦呀，第一次结婚，才和男人过了几个月，男人死了。第二次再嫁，养下两个儿子，一个六岁，一个四岁，丈夫一病不起离她而去。她成了被人戳脊梁骨的“白虎星”、“克夫星”。她走路不敢抬头，说话不敢放声，在人面前矮三分。她唯一指望把两个儿子拉扯大。她宁可自己熬夜织布纺纱，白天种田车水，勒紧裤腰带，从牙齿缝里省钱，送六岁的大儿子虞洽卿上学。这样苦熬苦捱到大儿子十二岁，丈夫做裁缝留下的积蓄花完了，不得不抹着眼泪让十二岁的儿子去给人家当小看牛挣钱糊口。也许是穷人的孩子早懂事，这位堂叔叔虞庆尧发现这个小看牛聪明伶俐，鼓动三寸不烂之舌要带侄子去闯荡上海滩，学生意，干一番大事，这比在老家走田埂、牵牛绳强。

女人被说动了，忍痛割爱，让儿子去上海。此刻，她搂紧即将要离去的儿子，倔强地抹干了脸上的泪水，指指泥泞小路的尽头一幢漂亮的小洋楼，又指指洋楼四周的茅舍和低矮泥墙瓦房，她用衣袖替儿子抹去眼泪说：“去！跟庆尧叔叔到上海学生意，闯一闯，家乡太穷了，你长大了要是发了财，可不要自家享受造洋房，应当为家乡办点好事。”

虞洽卿紧紧抱住母亲的手，点点头，“妈，我记住了。”

“走吧，孩子，挺起胸膛朝前走。”

堂叔拉起侄子的手，跳上乌篷船。

乌篷船在江心摇晃，虞洽卿站在船头朝船坞挥手喊：

“妈，你快回去，到了上海我给你写信。”

宁波轮船码头。

悬挂着米字旗的大英帝国轮船停靠在码头上。蓝眼睛英国巡捕和头缠白布的“红头阿三”（印度巡捕的俗称）在码头上巡视，手中棍棒任意敲打携儿带女挑担的中国人。

码头轮船入口处，竖着一块木牌，写着英文和中文：华人不得从此入内。

入口处站着身高一米九十二的英国巡捕阿甲，他耀武扬威手执橡皮棍棒，傲慢地叉腿站着，象狼盯着猎物，准备随时扑腾。

目不识丁的中国劳工、女人执着船票，涌向上船入口处，被阿甲橡皮棍棒赶回来，走得慢的被打破了头，血顺着脸颊流下来。

十五岁的虞洽卿执着船票，跟在堂叔的身后气愤地问：“叔叔，他凭什么打人？”

堂叔摸着 he 拖在脑后的小辫子，重重地拉了他一把说：“阿德，你少管闲事，他们不看牌子上的字，挨打活该。”

“不！”他用手护住自己的小辫子，“他们不识字，不知者无罪。”

堂叔一怔，看看这个不谙世事的侄儿，“呀哟哟，我的小祖宗，这是外国人的船，你坐他的船，就得受他的气。”

虞洽卿撅着小嘴，涨红了脸，愤愤地瞪着这块“华人不得从此入内”的牌子。

轮船上的通铺，一股霉气。

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席地而坐。

紧挨楼梯口的左角，一个面容俊俏，衣服破旧的中年妇女搂着一个六、七岁的小姑娘忧郁地蜷缩在角落里。

虞庆尧拉着虞洽卿，把一领草席往中年妇人脚边的空地一掷，“阿德，你就睡在这里，别跑开。”尔后拿眼瞟了女人几眼，朝女人点点头，用手帕捂着鼻子，快步上楼梯，突然又俯下身喊：“阿德，天亮我来叫你。”

阿德点点头，摊开席子，见女人坐在包袱上，没垫席子，慈厚地说：“婶娘，我们一起坐。”他把草席铺过去。

女人朝他笑笑，她怀中的小姑娘伸出小手机灵地拉草席。女人把草席拉向角落，小姑娘开心地坐在草席上望着他，甜甜地笑，“你象我哥哥。”

女人呵叱，“翠翠，你瞎说。”女人向阿德赔礼，“小哥哥，小囡不懂事。”

阿德拉起小姑娘的手，“我和你玩，你叫啥？”

“翠翠，你呢？”她扬起好看的小脸蛋，水灵灵地望着他。

“阿德。”他望着她唇边一颗美人痣。

“我叫你阿德哥，好吗？”

“我叫你妹妹。”

女人笑了，从包袱里摸出两只鸡蛋，塞到阿德手里。

轮船在大海中航行，通舱里的人一个个象喝醉了酒似的摇晃起来。

也不知是船开得快了，还是风大了，通舱里的人看不到外面汹涌的海浪，只听到海风在呼啸，浪涛撞击轮船所发出来的可怕碎裂声，轮船摇晃得更厉害了。

通舱里灯光黯淡，人们七横八竖躺着，酣声此起彼伏，偶然夹杂着呕吐声和小孩的啼哭声。

几个醉醺醺的洋人和巡捕闯进通舱，抬脚踢着躺在地上的人们：“起来，查票！”

人们全被吵醒了，睡眠惺忪地看着横冲直撞的洋人和巡捕。

动作迟缓，顶嘴者都被巡捕打得鼻青脸肿。

阿德也不能幸免，挨了洋巡捕阿甲的耳光。

阿甲用手捏住中年妇人的脸，问：“你的船票呢？没有船票，谁带你上来？说！”

妇人哭丧着脸哀求，“行行好，我家男人在上海被汽车轧伤了，没钱。”她拿出一份电报。

“没钱，今晚陪我睡一觉，让你上岸。”阿甲淫荡地捏捏她的脸。

阿德掏出一夹大洋：“她的船票我补。”

“啪！”一巴掌，一个洋人把他打翻在地，“小赤佬，多管闲事。”

阿德爬起来，洋巡捕阿甲飞起一脚又把他踢倒，两个洋人拖着女人上了楼梯，小姑娘翠翠哇哇地哭叫：“妈妈，我要妈妈！”

阿德爬起来，抱起翠翠，跟踪寻找。

在三等舱，翠翠听出妈妈的哭喊声。阿德从门缝里朝里看，他闭上了眼睛，不敢再看第二眼，他看到女人被洋人剥光衣裤……

他狂怒地手撬门，脚踢门，惊动了众人，破门而出。他的堂叔虞庆尧也从三等舱卧室里出来问：“阿德，出什么事了？”

他脸红脖子粗，说不出口，用手指门内。虞庆尧朝门缝里看，洋人在穿衣裤，一丝不挂的女人在哭泣、颤栗。他甩手给侄儿一记耳光，吼叫：“滚！畜生，我叫你少管闲事，管你娘的屁事，你不害臊，还有脸朝里看。”他不由分说拎着他的耳朵拖进他的三等舱。

小姑娘翠翠在哭喊：“妈妈，我要妈妈！”

凄惨的哭声，在这黑沉沉的海空中飘荡，只见一个光身的女人冲出门来，跃进了大海。

轮船并不因为女人跳海而停止前进，天亮时，轮船进入十六铺码头。

上海，这个令人向往的冒险家的天堂，到了！对阿德来说，一切陌生，又感新奇。

车来人往，熙熙攘攘。洋人耀武扬威在街上行走。

虞洽卿土头土脑，一副土里土气的穷酸相。蓝长衫皱巴巴，背后拖着一根乌黑的小辫子，一双布鞋套在光脚上，如履薄冰般靠街边走，又惊讶地偷偷看穿西装的洋人从他面前走过。一个妖里妖气的洋女人撞在他身上，吓得他往墙角落里躲。

他这副熊相、穷酸相，堂叔看了生气。悔不该带他来上海，怎么办？堂叔拉着他的手说：“阿德，你拿着我的名片去找瑞康颜料店的老板，他会收留你。记住，少管闲事，不要丢了我的脸。”

虞洽卿连连点头，深深一鞠躬：“侄儿记住了。”

春天孩儿脸，一天十八变。他离开堂叔家，天好好的，有日光，才走几条马路，下起雨来，他不得不把长衫塞在裤

腰上，高卷裤脚，新布鞋夹在腋下，沿街按门牌寻找瑞康颜料店。

雨越下越大，他被淋湿了，象一只落汤鸡，够狼狈的了。

瑞康颜料店门庭冷落，连躲雨人都没有。

铜字招牌发黑，店门陈旧，油漆剥落。

店老板正探头朝门外张望，一个赤脚人朝他走来，赤脚人刚刚到他门口，脚下一滑，一个仰天跌，手脚朝天象一个大元宝。

老板笑了，连忙走出来扶他。

虞洽卿拿出名片：“先生，我找奚老板。”

奚老板大笑：“我就是，我就是。”笑个不停。

虞洽卿呆呆地看着他笑，奚老板却认认真真打量他，见他长得眉清目秀，天庭饱满，印堂发亮，拉着他手说：“我昨晚梦见一位赤脚财神上门送元宝，今天见你赤脚走来，仰天一跌，真象一个大元宝。”

虞洽卿笑了，店堂里的伙计也笑了。

写字间电话铃响了，奚老板接电话，“谁呀？”

“汇如兄，我是庆尧，我侄儿阿德到了吗？”

“到了，到了，我收下了。”

瑞康颜料行，在上海同行业中规模中等，当初奚汇如以八百两银子开张，生意倒也兴隆，后来他讨了三房四妾，精力没花在生意上，加上掌柜伙计不善理财，生意清淡，门可罗雀。虞洽卿到了这店后，他肯动脑筋，积极向老板建议，把各种颜料分装大包小包。以前大包三斤，现在大包一斤，小包半斤，乃至一两二两也卖，招徕了各种买主。他建议老

板以市场上紧缺商品搭配颜料，对大买主和购一定数量颜料的买主，均以小闹钟、花洋伞、香烟等礼品赠送，生意越做越红火。

几年后，昔日陈旧的店门重新装璜修葺一新，门口竖着各种颜料广告牌，写着煊赫的红字：份量不足，变质颜料包管退货调换。这样一来，瑞康颜料行的声誉在同行业中蒸蒸日上。

奚老板对这位外表土头土脑，一脸稚气的学生仔另眼相看。一次，拍着他的肩膀说：“阿德，自从你进我店之后，生意日日兴旺，我要破格提你当跑街，每月月薪二十元大洋如何？”

虞洽卿鞠躬：“谢谢老板抬举我，我有句话想问问老板。”

“说吧！”奚老板跷着二郎腿，往嘴上塞烟。

虞洽卿拿出打火机为他点燃，轻声问：“老板你有多少资金？”

“问这干啥？”

“有两笔大生意，老板敢不敢做？”

“要多少？”

“要二十万大洋，两个月之后，二十万可变成六十万，我保证瑞康颜料行在全上海独占魁首。”

奚老板哈哈大笑：“你年纪轻轻吹啥牛皮。”

虞洽卿一本正经说：“你不相信，我立即卷铺盖就走。”

“慢！”奚老板象第一次他进门时一样打量他问，“说来听听。”

虞洽卿贴着他的耳朵一阵细语，奚老板头如鸡啄米，连声说：“使得，使得。”

夜，显得特别寒冷。

奚老板的卧室没一点儿热气，大小老婆一个个象冰棍似的冻僵在那里，一动不动地站着。要不是那一张张哭丧着的脸上掉眼泪，还以为死人竖在那里听巫婆念咒，等待还魂哩！

奚老板铁青着脸，怒视着，忽地站起来，两手叉腰，声如狮吼：“听着，我向你们借私房钱，一元还二元。”

他最宠也是最小的老婆顶嘴：“你到外面去借呗，向娘们儿要私房钱，算啥男人？”

“啪！”奚老板甩手赏了她一记耳光，“就是要向你们借，不借也要借。我再说一遍，不准走漏风声，要做一笔大买卖。谁要是露了口风，我立即宰了她，大卸八块喂狗！”

大小老婆全被他的威势镇慑住了，她们从来也没看到过他横眉厉目地发这么大火，这么凶过，在她们心目中这是一个大色鬼，一天到晚有一张讨好女人的笑脸，哪有象今天凶神恶煞般地唬着脸训人。

大老婆怯生生地问了一句：“要多少？”

“六万。”

“天哪，要六万，哪来这么多钱？”

奚老板弹起眼珠：“你带头，把耳环、戒指、项链、珍珠统统拿出来。”

大老婆叹一口气，带头拔下头上的金钗，摘下耳环、项链、戒指。

那个挨打的小老婆哭着把她的珠宝箱捧出来，放在奚老

板的面前。

帐房间，灯光暗淡的煤油灯，在风中跳动。

虞洽卿在点银元，他咬着笔头在记帐，算盘打得噼哩啪啦响，算了一遍又一遍，还差六万元。愁云笼罩住他年轻稚嫩的脸，双眉紧拧，自言自语：“这可怎么办？”

忽然，窗口人影一闪，虞洽卿立即吹灭了灯，整个身子伏在银元上，随手操起桌上的菜刀，静静地侧耳听响动。

“笃笃笃”的敲门声，虞洽卿的心紧张得要从心里蹦出来，“阿德，是我，快开门。”

虞洽卿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放下菜刀，去开门。奚老板捧着珠宝、金银首饰进来，“阿德快点灯。”

煤油灯的火苗在跳动，照亮了奚老板兴奋的脸。虞洽卿惊讶地看着满桌子的珠宝、戒指、金镯、玉镯：“这么多，哪来的？”

老板沉下脸，手按在珠宝上，“阿德，这是我全部财产，全家几条性命都押在你的赌注上，望你与我同舟共济，生死与共。”

虞洽卿跪下去：“老板，我对天起誓，此举只准成功，不准失败。我以自己脑袋作担保。”说着他咬破手指写了四个血字：“团结必胜。”

曙光初露，洋人还在睡好觉。

虞洽卿拎着白藤挈夹等在德商鲁麟洋行门口。

鲁麟洋行在上海滩也数得上大洋行，货源充足，资金雄厚，自然以老大自居，踞高临下看人。看门的“红头阿三”对这位乳臭未干的中国跑街根本不放在眼里，懒得向鲁麟洋